南華經解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道

無爲二字相沿爲道家常談看莊子此篇說入精微處明確處○前面要說無爲先託出靜字一層要說靜字先託出運而無所積一層夫靜之爲無爲人所易知也運而無所積之爲靜人所未易知也運而無所積則純是動何以言無不靜邪此處須親見得運而無所積之體則劃然矣運而無所積乃至一者爲之也倘有貳則不能運矣則有所積矣故道者其爲物不貳也不貳者一也一則靜也可見運處即是靜靜處正是運動靜一機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旣出靜字上

面又添一虛字者靜之功所由入也夫而後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爲虛靜無爲渾融一體蓋其精微有如此者○後面既說無爲卻又非掃卻有爲但無爲者處上之道有爲者任下之道上所自處者本也下所分任者末也迤邐說去只要明得本末二字除卻虛靜無爲凡一切有爲之迹（如兵刑禮樂等類）都是末學本所當先末所當後蓋末非另有一物可與本相對是從本上一層一層落下去的愈到下而愈落得粗了道之次序如此雖曰古人不廢奈何爲帝王聖人者可舍所先而逐其後哉其明劃的確有如此者○篇中段落似有排比而轉換不覺○舜問以下都是引證○收尾處將書籍一槩掃卻蓋凡有跡皆其粗者也非道之所在也書籍名爲傳道向是糟粕何況五末九變之類乎深欲天下萬世人舍末尋本

深味此篇可知無爲二字不是寂滅放廢乃聖道不易之論也所以夫子於古今帝王止推大舜無爲後來如漢文帝曹參蓋公所云又無爲之糟粕耳彼豈知無爲之源流如是哉

天道運而無所積（不舍晝夜）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神與化俱）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至誠無息）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六合四方無所障礙）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闇默之中）無不靜者矣（萬物自成天下自歸海內自服而其自處也則闇默之中無有不靜焉者焉）

道在天地無瞬息停留故能貫穿古今偏徹萬類苟有所積便堆在這裏而行不去著在一物而氣不周矣故運而無所積一句便道盡化體也天道帝道聖道總是一道總是一機帝配天者也聖法天者也○運而無所積則是動個不止卻以靜字接之妙妙試思動靜是一是二可與言道也○開口便從運處說靜莊子之學豈寂滅者可同日語哉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同撓）心者故靜也（以靜爲善而圖靜則是有心便非靜矣心不撓而靜則自靜耳這方眞個是靜故與道一體也）

纔落到靜又恐靜字有著急以一筆掃之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其明）（更不待言）聖人之心靜乎（苟既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則明有如此者）

又就靜字推出明字見靜中妙用天地萬物秋水澄胸更何須勞擾此便是要落無爲之胎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將靜字演出八個字）天地之平（取爲準則）而道法之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息心於此）休則虛（能息心則亦虛矣）虛則實（萬理俱涵）實則倫矣（其中井然○此層從休落虛）虛則靜靜則動（靜爲動根）動則得矣（由靜而動自無不宜○此層從虛落靜）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人各盡職○此層從靜落無爲）

無爲則俞俞（即愉愉恬愉也）俞俞者憂患不能處（不能居於其心）年壽長矣（外患）

不役則神豫而壽

虛者靜之原也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爲連用四矣字錯落讚歎○提句八個字下止落出虛靜無爲其恬淡寂寞四個字止算靜字下形容到無爲之字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何但天地之精者即至紛至屑者要不離乎此明此以南鄉音向堯之爲君也主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陪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主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陪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服精專也○陪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主靜而聖內體動而王外用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四句總贊

與上節對作讚歎上節細此節寬○本爲有天下者言看他一主一陪夾叙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虛靜無爲也）此之謂大本大宗（伏本字）與天和者也（和字作去聲讀言與天爲徒也）所以均調天下（此便有心於爲）與人和者也（不過與人爲徒）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極言虛靜無爲胸中自然之樂非有爲者人事之樂可比

莊子曰（申重其言特又自表）吾師乎吾師乎（指道）韲萬物（韲韲粉之義肅殺萬物如韲粉）而不爲戾（不爲暴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無爲自然而已）

一申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順理而行）其死也物化（隨物而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一層）故知天樂者無天怨（不怨天）無人非（不尤人）無物累（超然外物）無鬼責（合其吉凶○二層）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三句承一層）其鬼不祟（無怨非故）其魂不疲（無累責）一心定而

萬物服三句承二層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道破

只是一個虛靜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天下在一心福育之中耳無容為也此句鎖住

再申天樂總鎖一句推於天地應轉天地之平通於萬物應轉萬物之本○心畜天下

妙拈据瘁墻總無干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天地道德總是無為

此法之終身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

總收上文無為之妙如此

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此德字以體說言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此道字以設施言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真是一番至論

上文將無爲源頭處說到至精至微此又轉筆將無爲與有爲分別權衡一直趕下判出本末先後來其議論不偏不泛正大明確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同智）雖落（與絡同同包絡）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四海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毋用兩句以況起在上者之獨貴無爲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類例也）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

衰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五末者有爲之粗迹精神心術乃本之所在此處得則無爲而自正矣然後從之便帶起下節先後意

就無爲有爲判出本末二字來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六句以況本先而末從也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化育興作萌區有狀萌芽區別盛衰之殺等級變化之流也盛衰等殺乃變化之自流者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尙親親爲先朝廷尙尊貴爲先鄉黨尙齒長爲先行事尙賢德爲先大道之序也宗廟四句乃聖人以人道取象天地處人道皆然則本末之有先後可知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何取於道而言之邪

就本末判出先後二字來（此節完足上節意）○古人有之但非所先可見莊子不是把禮制一切屏絶了止是要人知得緩急輕重他處猶激昂言之惟此處最和平也○止輕輕蕩漾個先後之序本末之序更不消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虛靜無為是也）而道德次之（道德不過天所賦畀）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不過道德之緒）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不過行仁義之官）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物象名稱）次之（形名不過辨分守之事）形名已明而因任（因人任職）次之（因任不過寄形名之責）因任已明而原省（原行省心）次之（原省不過考因任之實）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不過定原省之衡）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不過斷是非之報）賞罰已明而知（智）愚處宜（各處其宜）貴賤履位（各履其位）仁賢不肖襲情（各著其實）必分其能（分能任事）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智）謀不用必歸其天（復於虛靜無為）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古人一知所先則下此者槩槩然不勞自治看他惟一明天而道德以下綱擧目張然則無爲之爲不旣大乎○明天二字卽起處所云明於天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擧上文自天至形名凡五變其說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至賞罰凡九變其說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豈知一出於明天之虛靜無爲乎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止可受人之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極言形名賞罰不足先○此節反繳上節意○以上言無爲

有為本末先後之辨如此一篇之意至此已完下止引數人語點證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同傲)無告不廢窮民苦(哀憐)死者嘉(喜愛)孺子而哀婦人(寡婦)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無為)而出甯(本無為以無出治物自安甯)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皆本於自然者若字安在中間句便錯落)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已之多事)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猶天和人和)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王天下者天地而已矣天地者虛靜無為也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藏書室名)史(官名)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

而老聃不許於是繙(音翻反覆言之)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語未盡也)曰大謾(音滿平聲欺也)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無以為人)不義則不生(無是仁餒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與物同樂)兼愛(仁也)無私(義也)此仁義之情(實)也老聃曰意(同噫)幾乎後言(失言幾落人後)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養)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同倣)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用力貌)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逃亡之子擊鼓求之是速其亡也猶攢昏之世揭仁義而治之是速其亂也)意(同噫)夫子亂人之性也

仁義且亂人性則自分守形名以下不言可知故眞若無為也○數固有字妙可見無為不是不為乃本不消我為也夫

子所云義之與比孟子所云由仁義行俱是此意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百日旅宿重趼足跟皮厚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妹忘藏蔬鼠竊食之餘剩於所食之壞老子以妹不知惜物而棄之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生熟食物既用之不盡而積斂無崖猶貪取無已老氏主於儉嗇辭故譏之○皆言其不仁卻將不仁夾在中間老子漠然不應鄙之不足答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退悔譏刺之誤何故也為老子所移而不覺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不及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喻不仁之刺苟有其實已受傷矣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是再受傷也言譏刺本不足辯以明前者不應之故吾服猶行也恆服所行常如此吾非以服有服非以行可合於人而別有行也子何今昔之異士成綺雁行避影側身貌履行躡步不前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爾容崖然岸異而

目衝然突覩而爾顙頯然直聳而爾口闞然虛張而爾狀義然堅固似繫

馬而止也其志在於馳騖妙句動而持欲動而強持發也機發則如機迅察而審察事

甚詳知智巧而覩於泰恃智巧而見於外者有驕泰之色凡以為不信凡此十者皆不實之

徵邊竟同境有人焉其名為竊邊境不容有閒人有則為盜竊

士成綺之狀貌志氣如此與虛靜無為相去遠矣是大道之

賊也故曰其名為竊

夫子孔子曰夫道於大不終包無窮於小不遺入無閒故萬物備廣廣

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形其德於仁義神之末也

乃神明之緒餘耳非至人孰能定之世俗鮮不為末學所惑夫至人有世天下不亦

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爭也棅與柄同言天下其起而爭禍福之柄而不與

之偕審乎無假任真而不與利遷至人何以能如此下二句言其要領極物之真能

守其本此其要領也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困即上之累也

借也遷也逼乎道合乎德退（退去）仁義賓（同擯）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至人能定末之輕守本之重本者虛靜無爲也其心惡有不

定者乎心定則虛靜無爲者在我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世所貴道在於書籍）書不過語（此言語耳）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猶向）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言所貴非當貴之書者○筆端輕如貫珠言豐則此類耳）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指道）之情（實）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可見道又豈在書之言乎）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輪匠名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驚人之喝）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寬則甘滑而不堅）疾則苦而不入（緊則苦澀而難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以上言技之精處）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猶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又搖一句其韻鏗然）

收篇忽入一段讀書妙論非爲學究下砭石也夫書以傳道猶無足貴者以其爲糟粕也況於有爲之迹如五末九變者乎固知道之在虛也靜也無爲也王天下者可以深省矣雖然千萬世之學究亦可以深省矣○輪扁一段文法乃檀弓考工之絕佳者佳法最爲倏然

南華經解卷十三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運

此篇凡八大段前三段言天下無一件不是道爲之主帝王惟當順之後五段又恐逐其粗而遺其精言道不在形迹變化無方純以神明用事細讀之其晶融透脫眞有天花燦墜之樂

天其運乎旋轉不已○一句天地其處乎寧靜不動○一句地日月其爭於所乎同道相逐○一句日月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問三句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有以繫屬之而然乎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無以繫屬之而自然乎○猜二句雲者爲雨乎雲解而爲雨○一句雲雨者爲雲乎雨升而爲

雲雨○一句孰隆施是隆興也指雲施指雨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乃陰陽交和之氣所成故以爲造化之淫樂○問二句風起北方北方土高陽九而戰故多風一西一東有上彷徨無定飄風○三句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問二句○此二條不猜者猜之仍須用前意故省也敢問何故又總問一句

突然而起參差錯落如疎雨點蕉之聲○重重徵究連用五個孰字劈面致詰懲者亦當醒眼○五個孰字定有承當之者尋出這個主人可爲宇宙依歸也

巫咸袑曰袑即招字之訛巫咸明於天此蓋托言巫咸相招致答耳舊乃音超以爲人名可笑古來止有巫咸那得又有巫成袑邪來招問者使來吾語女汝天有六極六氣五常五行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楊用修日九疇洛書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三皇以上人也顯得三皇以下大半自用也

巫咸古之知天者上所問皆天事故託巫咸荅之六極五常

果足承當上文五執字乎蓋分明要逼出道字姑隱躍其詞使人自遇之此五六止是道之使用然能順此五六則道在其中矣○帝王代天行事其設施與天地日月雲雨風飈一般天地日月雲雨風飈之主人即帝王經綸設施之主人也那可不順○此二節爲第一段上節形容得滿眼都有一個主宰在內分明是中庸費而隱三字又酷似其鳶飛魚躍之三句便見得人主無一處可以自用也下節順之二句是提領之意

商（宋也）太宰（官名）蕩（人名）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尊仁抑孝）此非過孝之言也（非謂

仁果過乎孝也不及孝之言也乃俗所名爲孝者不足爲孝耳轉筆又特顯出孝來夫南行者至於郢楚地北面而不見冥山北海山名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喻俗所謂孝不啻與孝背馳何足以及孝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至此則纖毫不留矣孝字著不得仁字亦著不得看他一節一節直節至此將仁孝都歸冰釋分明是與道俱化也

忽而尊仁抑孝忽而特顯孝字忽而脫去孝字蓋其意全不在言仁言孝也

夫德如上兼忘之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長歎而言仁孝乎哉言仁孝則膚淺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猶於皆爲修德之名所役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猶屏棄也至貴在我何有於爵至富國財并焉至富在我何有於財至願名譽并焉至願

我在何有於名三句以明上入者之不足多也上二句引起入者止在名譽內也是以道不渝可屏者皆有變滅道不變滅此其至貴也至富也至顯也

徑將仁孝抹去又於仁孝外添六個字以見一節之名俱不足多止要提出道字○此二節為第二段止取道不渝一句以見帝王惟當順道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作也咸池樂名之樂於洞庭猶廣漠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神不能定默默口不能言乃不自得失其常也二句形容惑字

懼者駭聽怠者息心惑者忘己真深於聞樂者

帝曰女汝殆其然哉言固宜如此吾奏之以人聲音本於人心徵之以天律與上天氣候相準行之以禮義禮節之義宜之建之以太清取聲氣之元為主宰○四句乃樂之體統四時迭起五聲配四時而廢奏萬物循生眾器象萬物而環作一盛一衰或奮或殺文武

倫經綱大各有倫理經緯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清濁相得如二氣和合當其交動光輝盈溢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又如物方蠢動因而震之分外醒發○九句乃其條理其卒無尾忽然而終其始無首忽然而起一死一生一聲死則一聲生而繼之一僨一起一音僨則一音起而繼之所常無窮以變化爲常故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毫無遲留可以擬待○六句又總言其無端倪無停滯縱橫變化非復恒境女故懼也太清下俗本誤雜入註中三十五字今去之

此節是第一成也句句入微○一不可待妙妙一境未測一境復轉行盡如馳而心耳無措寫震懼之根便勝人千百語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和燭之以日月之明辨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無不中節不主故常愈出愈新在谷滿谷大處在阬滿阬小處凡虛空之處不論大小隨在充塞塗郤音隙杜聽明也守神一心志也以物爲量謹鍾律也此是作樂中際故又如此定靜審愼其聲揮綽悠揚有餘其名高明宣達幽滯是故鬼神守

其幽（安位）日月星辰行其紀（順軌）吾止之於有窮（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流之於無止（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三句是鑽頭不入）儻然（無依貌）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無所用吾慮也）目知窮乎所欲見（無所用吾望也）力屈乎所欲逐（無所用吾逐也）吾既已不及已夫（總一句雖欲從之莫由也已○四句是返而頹然）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惟覺樂之形著滿空虛心遂弛弱悍氣盡矣○又形容二句）女委蛇故怠

此節是中一成也句句入微○委蛇二字妙妙人心純是悍氣未融故凡事欲以我與直到四邊不著始覺通體俱柔如此說怠字此時塵濁不沃自盡矣老子喜柔正是這個緣故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天理）故若混逐叢（混然相逐）生（叢然相生）林樂（林然其樂）而無形（揮然無形）布揮而不曳（布散揮灑而不曳滯）幽昏而無聲（幽深昏默若未有聲）動於無方（用不可測）居於窈冥（體不可窺皆形容其極神盡化）或謂

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人莫得而定之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非復節奏所拘世疑之稽於聖人世疑此樂何不考於聖人蓋知聖人則知樂矣聖也者達於情而遂順也於命也天機不張元神不動而五官皆備官自效臟此之謂天樂聖心自然之樂無言而心說不容言語而心自豫也聖人如此作樂之妙正與此同奏以無怠調以自然猶之達情遂命也眾妙畢陳動於無方居於窈冥猶之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也人莫定其所謂猶之無言而心說也故疑樂者但須稽聖也樂之理一聖之德絕妙形容故有焱音鑑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汝欲聽之而不可接焉妙處無由承受而爾故惑也

此節是終一成也其渾沌渺茫非復聲音之事句句入微之至○聖也者一段將一派鈞天大樂寫得聖人具體相符非樂中神解不能及此卽樂中神解非學中神悟亦不能及此也惟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六句可與同契也○不可接妙

妙明明盈耳而尋之茫然如孤舟入海往無處所天風振葉不辨後先其惝怳乃不可說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鬼神出而驚人曰祟神爲之爽如波祟然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心力疲委若棄去之卒之於惑惑故愚惝怳自失若無知者愚故道無知則近道矣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乘道而往有何不可

懼之爲祟也乍逢蠭滌陡然一驚是六根震動之第一鑪錘也怠之爲遁也天真躍如妄力銷鑠是宿習退捐之進步關頭也惑之爲愚也深入廣漠意識俱亡是漸近自然之火候將到也看他說樂卻說到如此地位去古人胸中透徹拈着便是也○此五節爲第三段如此五節論樂妙文引來止爲一個愚字說懼說怠意止在於惑字一節也意止在於惑字一節者意止在於愚之一字也意止在於愚之一字故從懼

遞出宗字從㠯遞遞出逌字以便於從㦸遞出愚字也何也愚故道也愚故道可見求道者無一知半解可自用也道可載而與之俱則順之而已矣莊子之文如此切不可因中三節之精微絢爛謂其忽而論樂也雖然樂不在道之外謂論樂即論道則猶之首肯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魯太師名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爾）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縛草為狗祭行所用）之未陳也盛（音承）以篋衍（衍笥也）巾以文繡（外包覆之）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蘇草也刈草者因名為蘇）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入聲）眯焉（言神魂必為所顛倒）今而（爾）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已用之禮法也）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言受其顛倒入乎一喻言過時之陳迹不足用也爲第一層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古之周道於魯今之魯國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又一喻言陳迹之不足用者以古今時宜之異也爲第二層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又一喻言違時宜者有殃惟因時俯仰則無咎也爲第三層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棃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又一喻言所貴於因時俯仰者看過往聖人皆各各因時者也爲第四層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

異乎周公也又一喻反掉言設使不順時宜其弊必致毀裂也與舟車一喻變換迴環爲第五層故西施病心而矉同顰蹙眉而視也其里言矉於其里也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矉非美也所以美者在美人則然也又一喻言不適時宜者陷於不知其故也爲第六層惜乎而爾夫子其窮哉歎一句

此節爲第四段骨子止是一時字卻連用六樣譬喻作六扁剝換層卸層轉如赤城霞起鮫珠落盤爲異樣圓滑璀璨之文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制度名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天地造化十有二年而未得老

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面物迹中無以主之則非其精者道不留也外無正而不行私心用事外無所取正則不合時宜道不行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非時世之所宜故不受也聖人不出不以施於世即外無正而不行句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非吾心之精微故無主也聖人不隱不以藏於心即中無主而不止句也必也中得吾心之精微外合時世之變通乃內外同歸體用一致聖人之所以合道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旅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數相見必受譴

求道者得其粗而遺其精看見先王許多事務便謂道在是矣問之中心其實茫然毫無據也及心所欲為便謂道如是行矣稽之時運實蹈其弊而不知也故中外不相符人已不

相得惟不知道之精故不知道之變也何怪其以蘧廬爲安宅哉

古之至人假道借路於仁託宿寄寓於義不拘定仁義也以遊逍遙之墟一事不繫食於苟簡之田姑給一時立於不貸之圃因物付物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不費又自釋三句古者謂是采眞之遊豈爲形迹所役哉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動心舍之則悲貪戀而一無所鑒於理一無所見以闚其所不休者但明於逐物不止是天之戮民也與采眞者相反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正人之具唯循大變無所湮者與變化相循無所湮滯者爲能用之乃合時宜也故曰正者正也因其所當正而正之其心以爲不然者以上所言爲不然則是不知變而湮滯者也天門弗開矣全靠形迹用事靈府閉塞矣

道體活潑潑地故寫得至人亦活潑潑地采眞之遊便是天

偲化人天之㲋民正與之相反若肯回頭則采眞二字卽膏肓一針也○循變無滯卽是采眞天門弗開卽是㲋民此節是一正一反又一正一反○此二節爲第五段言此道至精至靈原不在著迹處與拖泥帶水者無干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一喻心亂也蚊虻噆音咂膚則通昔同夕不寐也二喻心亂也夫仁義憯同慘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使人亂心更甚於眯目噆膚也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不失其本實吾子亦放同倣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同歸於自然也又奚傑然用力貌若負建鼓建鼓大鼓也而求亡子者邪三喻不須驚駭天下夫鵠不日浴而白四喻烏不日黔而黑五喻本質之自然如此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若出於本質者不必分別妍蚩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苟徒爲觀美者亦不足增廣本性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六喻小惠相及不如相忘

於渾沌各得之爲樂然則又烏取仁義之區區哉

此節爲第六段仁義是於道外立出名目總屬形迹之事不如相忘於本然猶爲近道也○此段亦有六喻而變換不覺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不自得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何以規正之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卷舒絢爛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吐納二氣予口張而不能嗋合也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稱孔子爲先容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謙言已老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古今同推稱之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

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純朴]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渾沌未漓故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音曬欲隆其親殺餘皆降殺]而民不非也[知覺稍開故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兒三歲曰孩不待三歲而知問人也]則人始有夭矣[元氣早凋故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人有心機且以殺伐為應天順人]殺盜非殺[謂為當然]人自為種而[與於同]天下耳[各分黨類於天下]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作夫]而今乎婦女[今則不待二十而嫁亦人心澆漓之一端也]何言哉[俗之薄乃][婦為人道之始原有人倫序不可言純乎衰瘵也]余語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去聲]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去聲]憯於蠣[音賴]蠆[叡上聲皆毒蟲也]之尾鮮規之獸[鮮規獸名未詳其狀]莫得

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此節爲第七段三皇五帝之治降而愈殺今猶欲取其陳迹而奉之不亦惑乎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同熟知其故矣以奸音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鉤取也甚矣夫人之難說音稅也道之難明邪抑亦道自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言遇之則必爲彼所笑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譬則人所踐之迹耳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六經道之所出而六經豈道哉此譬道不在迹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定睛注視而風化生子也鶂水鳥雌雄相視而孕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傳聲而孕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山海經曰亶爰之山有獸如狸名曰類自

為花射○此三喻言今以神遇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其眞常者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其變化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何所不感通失焉者無自而可相對猶面牆矣知物化之以神則體道之不在迹可知矣體道不在迹而遇主又豈以迹哉夫相對之人皆道也吾神與道一則亦無往而不與人一矣故遇道遇主非有二也○舉三物神化之事喻意遇主遇道皆可言外會之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孺乎卵而生也魚傅沫魚不交但仰吐沫而孕也細要同腰者化螺蠃祝螟蛉似我有弟而兄啼恐親止恤幼子也鳥之於卵不相屬也魚之於沫不相交也細腰者之於螟蛉不相類也弟之於兄不相驗也然而卵已育矣沫已成子矣螟蛉已肖矣兄已悲泣矣此皆神理轉移不知其然而然者不得以形迹推之也其錯綜甚奇久矣丘不與化爲人悔不能與造化合爲一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化人照遇主說

就老子上三件外又拈得四件神理所傳似可解似不可解

悟者自得之○不與化爲人是與道二也安能化人是與人二也故曰遇道遇主止是一個神理○此二節爲第八段掃去形迹獨現神理其措語精微一字不犯正意何啻鏡花水月

南華經解卷十四終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刻意

先將五樣人排列然後遞入聖人五者乃更不足道接連用六個故曰爲聖人之所以爲聖末引野語作結見凡人各有所尚惟聖人爲得所尚耳眞具一片醒世婆心○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是聖功要領養神二字則其主張也貴精體純素止是養神二字之換面

刻意尚行（峻刻其意孤尚其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俱是不足語氣）此山谷之士非（譏毀）世之人枯槁（自甘寂寞）赴淵（沉淪不反）者之所好也（一樣）人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

遊居學者之所好也又一樣人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又一樣人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無為猶言閒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又一樣人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學熊之懸掛於枝鳥申學鳥之伸縮其頸皆導引之術為壽而已矣此道同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又一樣人

五樣人畧盡世間流品其先後則莊子蓋以己意次第之由淺而深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五者一齊歸宗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不立一極而美無不至五者一齊退聽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撮出聖人合天下諸色人心死

故曰夫恬惔淡同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本也八個字是聖人一生功用此節一提下四節都寫此八個字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去聲與故已過之迹循天之理自然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無心於自露信矣而不期無心於取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以上皆虛無恬惔也乃合天德同天道篇語○此二節多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

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又將腐濁天德之象也靜而曰運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四句約畧括上四節此養神之道也皆歸到養神夫有干越之劍者干溪越山出名劍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劍猶知養況神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不可得而迹象之其名為同帝與天帝同用也神舒之運如此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天倫猶天載此言養之則其用乃全也

將上數節都歸養神是一篇之主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精神乃相依者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

素謂之眞人

說聖人而結以眞人正是親切醒世語

南華經解卷十五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繕性

俗學俗思雙起一篇之意前半篇完俗學之慨接手用由是觀之一節遞入俗思之慨行文有蛛絲馬跡之巧兩章俱借古傷今前幅兩用古人落到俗學後幅三用古人落到俗思最有蕩漾之趣○後半篇遞出隱字以下一節一節發出許多學問與孟子所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

繕（繕治也）性於俗學（即後文博之學也）以求復其初（欲以求復性初）滑（音骨汩亂也）欲於俗思（即後軒冕之思也）以求致其明（欲以求致明德）謂之蔽蒙之民

此節冒起一篇一二句起前半篇也三四句起後半篇也

古之治道（猶學道）者以恬養知（定能生慧也）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又以人生本不須知而不用爲則恬者常恬矣）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猶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道德只是和順）德無不容仁也（和則無不爭）道無不理義也（順則無不宜）義明（義盡）而物親（仁至）忠也（乃爲實有道德）中純實（承上忠字）而反乎情（得其本性）樂也信行容體（以此忠行於容體）而順乎文（而有自然節文）禮也（可見古人仁義禮樂皆本於和理則皆自性中流出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後世純任制作則是俗學之支離矣）彼正而蒙己德（物各自正而已猶欲養以德）德則不冒（人各有德不用相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以已德加人則人性失矣此古人所以知恬交養也）

從養性中推出仁義禮樂語最細最平可見他處只是恨人襲仁義禮樂之迹故作激昂語耳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元氣未漓）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

用之此之謂至一無知無欲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此二節皆特舉古學也豈非不失其初者乎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治也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失其源也澡澆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舍天性用人心心與心識知彼此以心窺破而不足以定天下人益巧僞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多文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去性之後不可復反

此遁出俗學也文博之弊民無以復其初而猶繕性於此以求復其初豈非蔽蒙乎○文滅質博溺心二語誠三代以下之藥石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風愈蕩喪大道矣道喪世矣以非道爲道喪世風矣世與道

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喪道則有道之人不用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喪世則澹古之風不復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問何故不在山林之中而其德已隱蓋遭道隱之世故不必自隱而已隱也見此時尙何得不隱其落筆甚圓

承上文積衰之後深致其慨落出隱字蓋世道交喪所學不行則當明志此遯入俗思之線索也此節篇法最巧讀之止是一順說去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言不必有意於隱更無不隱之法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復於至一之世而無形迹又跌前幅一句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甯極而待待時此存身之道也

又承隱字發明落遯出存身二字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去聲下同）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言皆不逆時時進也）危然（獨立貌）處其所（安居）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言不苟就）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惟可正己自存）樂全之謂得志（不受傷故樂全其性即此便是得志也）

又承存身二字發明落出得志二字得志二字漸逼俗思二字意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所性無加）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俗思）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句言適然而來）寄也（句）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人操其柄故也）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豈以窮約爲不如軒冕哉）故無憂而已矣（古所謂得志如此）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軒冕之樂）未嘗不荒也（志荒於外）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喪己於儻來之外物失性於軒冕之俗思）

謂之倒置之民（不明內外輕重惟其蔽蒙是以倒置）又承得志二字發明三舉古人其不得不隱者爲存身也存身爲得志也得志非軒冕之謂也全性則樂樂則得志所志如此是古思也重內而輕外豈非至明者乎今也志在軒冕而甘於喪己失性焉是俗思也內外輕重之不明謂之倒置之民非即蔽蒙之民乎○起冒極整入後篇法流利變化（如此一篇小小結搆從來無人看透況他篇之精融浩汗乎甚矣讀書之難也）

南華經解卷十六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秋水

假河伯海若問答一層進似一層如剝蕉心不盡不止○學道最忌識卑第一番要見大見大似可忽小第二番不可忽小然則小大俱當究心矣第三番小大一齊掃卻掃卻小大則物何故又有個貴賤（貴賤添入帶說）有個小大第四番本無貴賤小大既無貴賤小大學者何所適從將何者當爲何者當不爲第五番爲不爲一齊放下止是無方自化如此似乎無取學道第六番知道者超然物外純乎任天則是無方自化道之妙處正天之妙處豈不足貴天人何所分別第七番自然

者是天作爲者者是人故不可以人滅天不可以人滅天豈可以故滅命不可以故滅命豈可以名喪德凡七番披剝用此三句一束結出反眞蓋漸引漸深造乎極微而後止也夔憐一段發無以人滅天意孔子一段發無以故滅命意公孫龍三段發無以得殉名意末段與物同樂則所謂反眞者在我矣其寓意俱在隱躍之間是最活潑文字

秋水時至（水春生秋壯）百川灌河涇（濁也）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牛馬多牧於兩邊河堧今水闊則岸遠故望之不辨是牛是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自謂大觀無過此者）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望海瀾）向若（向海若若海神也）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自以爲多）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少）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

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幾乎終身卑陋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井中空穴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兩件況起一件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猶虛心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海水出處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音孔礨石之小穴也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萬中之一人卒九州卒盡也以此中國人盡大九州計之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中國又其一耳此其比萬物也不

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自解海在天地之間甚小因而及海內之中國因而及中國之人其詞旨愈遁而愈明五帝之所連連屬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自此以下七段俱借北海若登壇說法也語大二字是此一段主意。學者一念滿足此外再無入處矣故必先與撤去使胸中一片空洞乃進道之機也。要折河伯幷自己捺倒正是現身說法下文極意推豁以人較海又在三累之下更有何事足多邪覷將古今帝王聖賢同付之一笑學者須具如此眼光第一番問答開拓心胸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天地毫末承上文語來疑小者可忽也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各有局量時無止各據瞬息分無常處無定境終始無

故變化日新是故大知去聲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小大各足知量無窮證曏音向明也今故同古故遙遙也而不悶不以遠不可致而悶不掇近也而不跂不以近可掇取而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無常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不以死為悅死而不禍不以為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自得也凡物現在各足若一意窮大必至迷亂失歸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小者未必是小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大者未必是大

上段極意推豁似乎一味向大邊去此段急收入來為局方者言要他見大然纔有意窮大大何可窮況眼前便已空卻矣夫道各至足毫末非虧天地非益惡在小之可忽哉第二番問答探理入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實理乎篇小大俱當究心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慮小而視大有所不及徧故覺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不明慮大而視小有所不及審故覺無形也二語深達物態夫精小之微也垺音孚郛也大之殷盛也二者蓋尤相懸之至故異便故一覺不可圍是小者以大為不便而自便其小一覺無形是大者以小為不便而自便其大也此勢之有也乃自勢之常言不足深辨也下文乃更進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尚在有迹處求道耳無形者指精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指粗數之所不能窮也言饒得說精粗到如此極至的地位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然下個粗字則猶可以言論矣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下個精字則猶可以意致矣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此是道妙不期精粗焉至此纔精粗痕跡俱泯非期於有形者比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害人不多仁恩亦不以仁恩自多動不為去聲利不求利不賤門隸亦不以求利廝役為賤貨財弗爭不好爭貨不多辭讓亦不以辭讓之節為美事焉不借人事不假力於人不多食乎力不賤

貪污（亦不以自食其力者爲貴不自食其力者爲鄙）行殊乎俗（不苟同）不多辟異（亦不以辟異爲美）爲在從衆（自處大同）不賤佞諂（亦不以阿附者爲可惡）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不分是非之跡）細大之不可爲倪（不見細大之端）聞曰道人不聞（不著聲聞）至德不得（不見有得）大人無己（渾然無我）約分之至也（收斂分定到極處也凡此二十餘句皆自不期精粗細言之盡邊總不在端倪處也○此段說精粗處即是小大精小之微也埒大之般也）

上段既收轉小字似乎小大俱到此又一并掃去饒他將小字說到至微也是期於有形將大字說到至殷也是期於有形夫道豈在形哉故小大兩字都用不著所謂言意俱盡不期精粗焉是也詳寫大人許多話也只是兩邊俱掃虛中無相而已○約分之至妙分乃所性分定的分字約即朱子所云自戒懼而約之的約字約分之至則斂吾性分於太虛之

表與無聲無臭同體更無倫類可以擧似尙何小大之端之

有（第三番問答纖翳不留）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問既不期精粗何至又開此貴賤小大之端倪）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可見貴賤之無常也）以差（差數）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莫不小矣）知毫末之爲丘山也（莫不大矣）則差數睹矣（可見小大之無常也）以功觀之（添一項）因其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物各有功用互爲對待如是）則功分定矣（可見功分之無常也本文定字言功分定於相反而不可相無之一言非謂功分有一定也上言貴賤小大之無定又恐指物之有功者爲貴物之無功者爲賤是果有貴賤矣故又著此一層）以趣觀之（趣人心所向也又添一項）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

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可見趣操之無常也又恐人各以意之所向爲貴所不向爲賤故又著此一層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是爭讓之俱無常也又添一項其文簡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散束數句歸到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則小大可知口下又廣言之梁麗書謂衝車未詳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淮南子曰鴟夜聚蚤蝨而食之不失晝出瞋目瞋音嗔張目也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三項皆言物各有長各有所短以明貴賤有時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俗語每如此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原無貴賤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皆偏隔之見其不可行明矣然烏有是非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愚者不知誣則知而妄言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所以貴賤

有時默默乎河伯戒勿輕言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貴賤之門從無貴賤開也小大之家從無小大成也雙收貴賤小大
眞見道體看破物情原無貴賤小大足據則上所云不期精
粗非强泯之也熟讀此段當得無礙光明第四番問答朗如智珠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問旣無貴賤小大則何所適從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猶泛衍言寬坦也
無拘而爾志與道大蹇拘則蹇塞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更謝而施言無定也無
一而爾行與道參差執一則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同油
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
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無所偏用其承接扶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
孰長所以無方道無終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有生死則物之成不足恃一虛一
滿不位乎其形虛滿遞乘則形無定位年不可舉往者莫存時不可止逝者莫挽消

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道本無方與為無方將自化矣尚何辭受趣舍之足云

大道渾同始於無方歸於自化自化二字妙到此則一切滯見不消破除自爾雪釋冰融矣第五番問答大通自在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疑既無為不為之分則何取學道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猶犯也非犯物而物不害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乃自全於物之表也故曰天在內天機藏於不見人在外人事著於作為德在乎天德終在此不在彼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以天道立德蹢躅而屈伸與時俯仰反要而語極乃學之要而道之極也

知道則達理明權超然自全於物表純是天機妙用何言道不足貴邪○此正明上所云無方自化之妙惟知道者能之落到天字上是絕頂議論第六番問答造極之言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自然落同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造作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有心滅命天理無以得天德殉名謹守守此三言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註明天字隨用三語束住命即天理得即天德故即是人心名即是人事特遞遞致戒耳○以語大起以反眞收看他一路次第第七番問答歸根復極

夔憐愛也下同蚿百足蟲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遞相愛其速也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同跳音審踔音綽跉踔行不常貌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予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

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皆天然如此妙插一喻甚奇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不可相換吾安用足哉衆足亦天機之動無足亦天機之動不可相易妙妙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有形似今子蓬蓬然風貌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鰌音秋同蹴做也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天機莫衆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本乎天莫之能害也

突起一喻飄飄鼓舞文有仙氣。論物之神速推而愈進唯得天機愈深者爲愈勝焉然則天下之不疾而速者孰如天機哉天機所動物莫能傷是所謂大勝也彼任人者何爲哉此段發無以人滅天意也。目與心二喻獨省文者蓋天機

在形迹之外夔有用足之勞蚿無用足之勞蚿所以勝也蚿有足之用蛇無足之用蛇所以勝也蛇有體之運風無體之運風所以勝也惟無體故似爲人勝而實成大勝蓋至於風而形迹盡矣目與心之運雖更神然嘗身可自喻之故省文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去聲)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去聲)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上聲)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

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發無以故滅命意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因百家之知（智）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智）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音坎壞井）井之鼃乎（設喻）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井欄）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井隙處）赴水則接腋（水承兩腋）持頤（水浮兩頤）蹶泥則沒足滅跗（足背）還（音旋言回顧也）虷（音干蚌屬亦名蜆）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告以海之大）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為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去聲）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蟁（蟲名）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一又揷喻）且夫知（去聲）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口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莊子）方跐（初買切音彩蹈也）黃泉（地）而登大皇（天）無南無北奭（猶釋）然四解（廣）淪於不測（深）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微）反於大通（達）子乃規規然（小貌）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邑名）餘子（未成夫者）之學行於邯鄲（趙國）與未得國能（邯鄲所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一又帶喻）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張口貌）而不合舌舉而

不下乃逸而遁

此段一發無以得殉名意也○公孫龍棄在我之德而殉智辯之名故不免自失於莊子也戰國好名之士以口辯爲最故先以此證焉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欲任莊子以國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重吾德也

此段二發無以得殉名意也國爵又殉名者所擁累也故又以此證焉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鳳屬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

實（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怒恐聲恐鵷鶵奪其食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此段三發無以得殉名意也（富貴浮名至於爭奪又殉之甚者故又以此證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水橋梁）莊子曰儵（音游小魚）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無端一句下却生出如許）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妙）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又妙）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言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又妙）莊子曰請循其本（循理話端也）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句）我知之濠上也（我遊濠上而樂則知魚遊濠下亦樂也○至此答還妙妙其語便如云子亦知我我亦知魚也）

此段發反其眞意也反眞則眞在我安往而不與物同樂乎其寓意俱在若即若離之間○接連四折妙在止就來詞下一轉語及至煞處乃是一體融徹即此便是圓通大智也

南華經解卷十七終